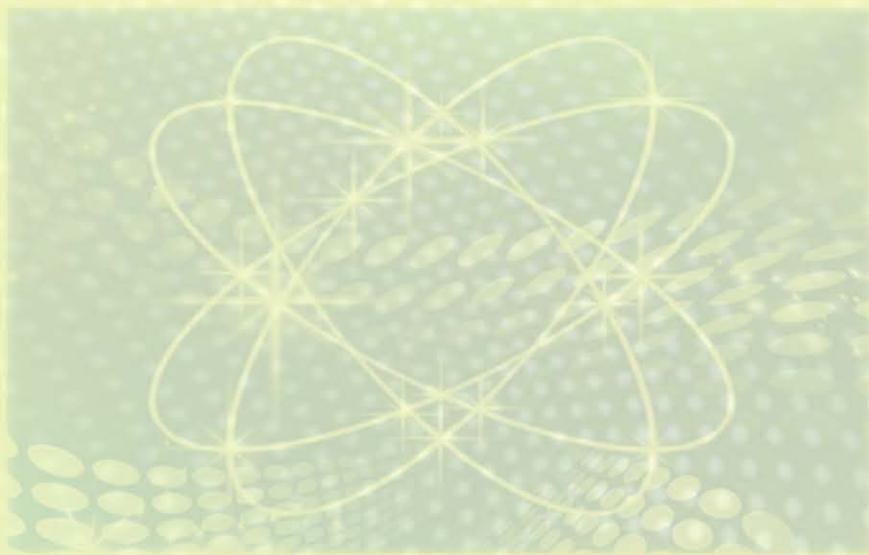


# 赵卫画集

赵卫 著



河北美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小明 李菁华

版式设计: 樊杰颖

风景摄影: 赵 卫

特约校对: 方 辉

---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赵卫画集 / 赵卫著. --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310-5342-2

I. ①赵… II. ①赵… III. ①山水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5994号

---

### 赵卫画集

---

出版发行: 河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发行电话: 0311-87060677

邮 编: 050071

印 刷: 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4.5

印 数: 1-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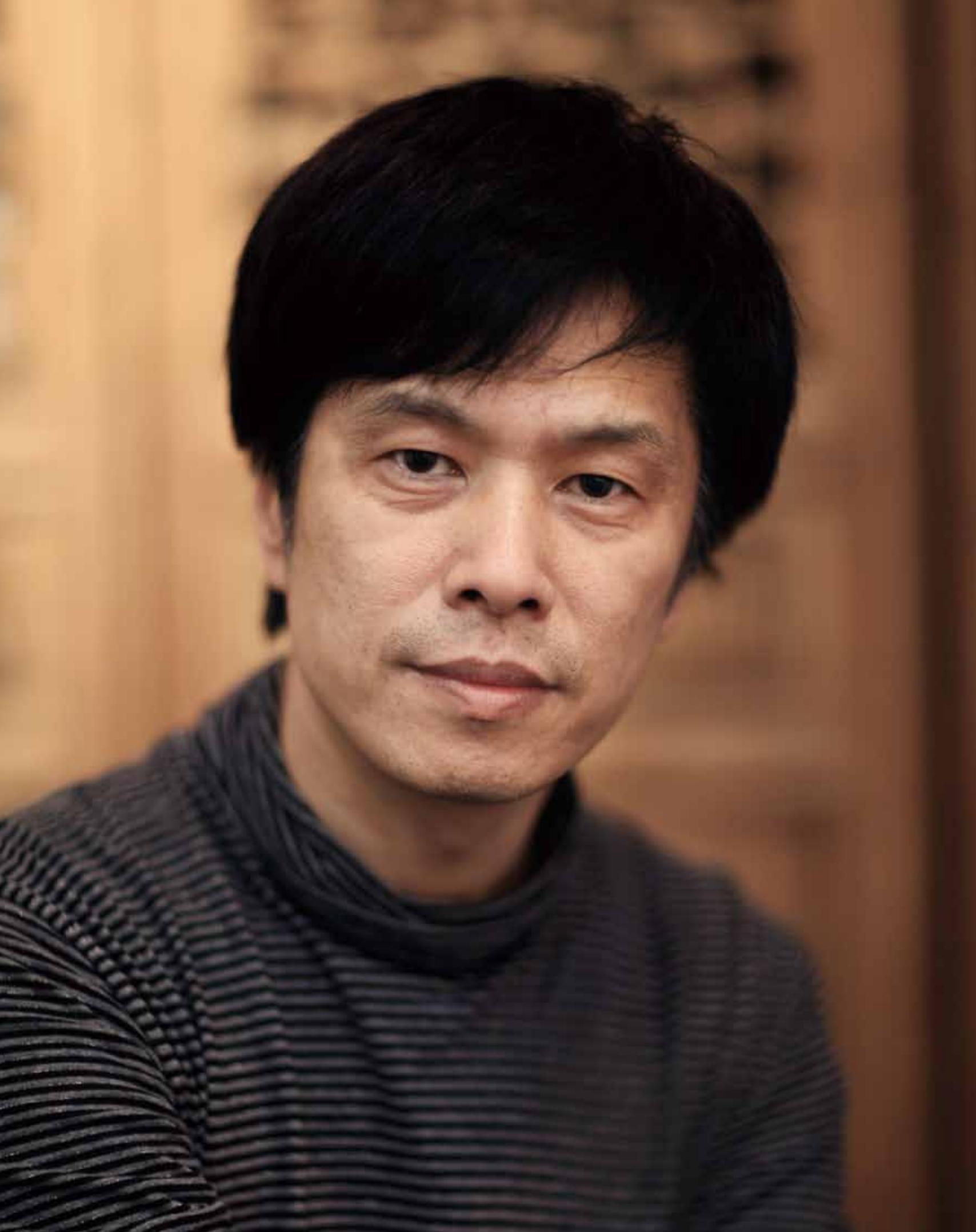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0-53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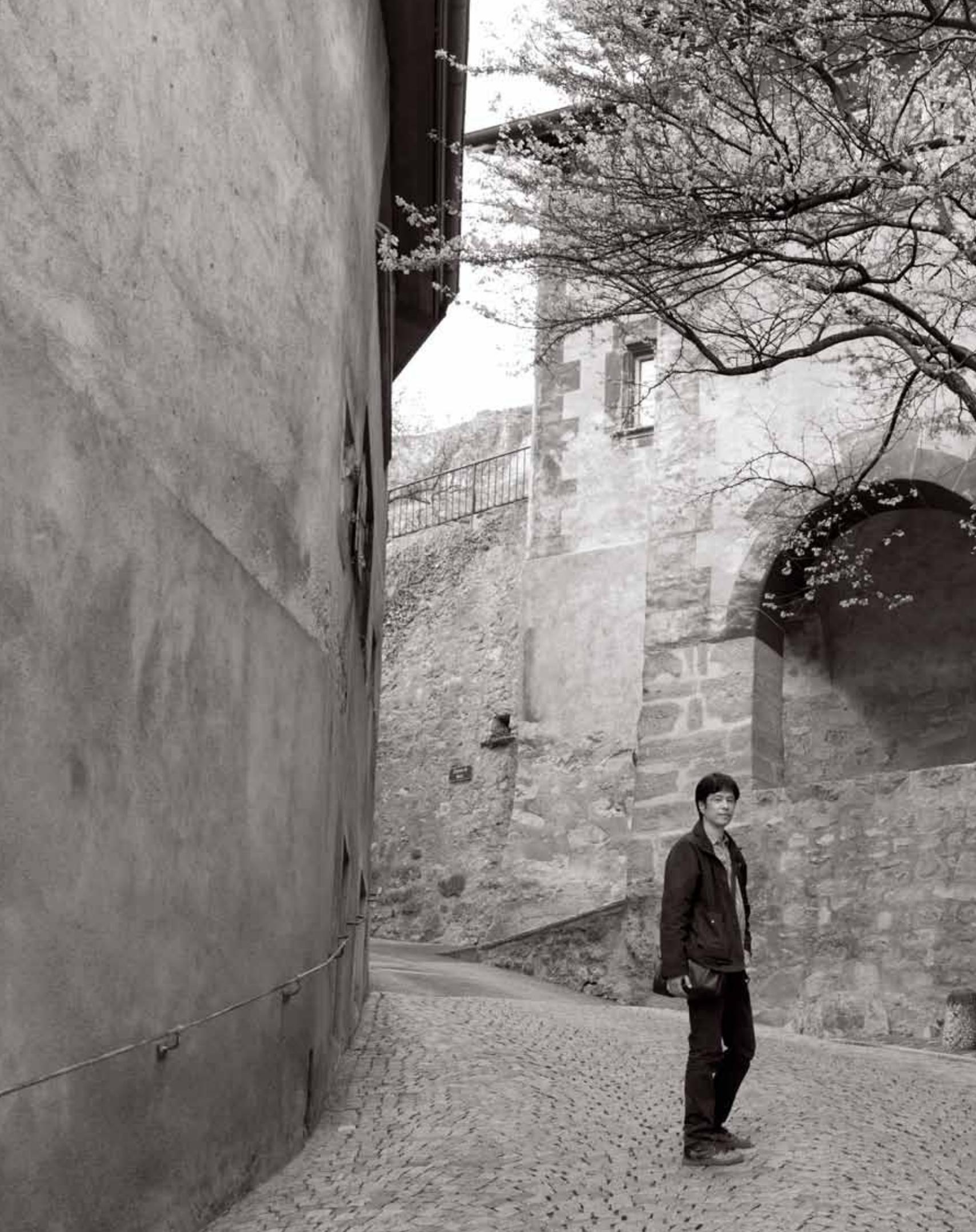
---

定 价: 216.00元



# ZHAO WEI 'S RESUME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常务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专家政府特别津贴，国家一级美术师。





# 目录 Contents

敏锐直觉和理性思考

读赵卫的山水画

赵卫——其人其画

纪念张仃老师

在新时代和新传统面前

从传统里觅现代 在生活中找感觉

白话赵卫

得之冷峻

吉安日记二则

夜游月亮湾

北岛乡情

行走甘肃

写生散记——青城天下幽

王相岩随笔

兴坪日记一则

回延安

旅欧日记一则

往西安 话白

井冈山日记三则

我读髡残

太行三月

一生受用

清逸宛华 风规自远

赵卫作品解读

写生散记——夜宿嶂石岩

走过燕山

高明睿智的定位和突破性的发展

赵卫访谈录

艺术年表

# 敏锐直觉和理性思考

——读赵卫山水画

文 / 邵大箴

赵卫是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很有作为和成就的中年画家。关于他的山水画创作特色，已有不少行家从不同侧面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不再赘述。我想谈一点的是，一个非美术院校毕业的人，何以能在画坛脱颖而出，建立自己独特的个性面貌，占领一席之地，而且能迎着各种思潮的冲击，沉稳地迈着前进的步伐，向着自己理想的目标？

赵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是从文学走上艺术之路的。文学与绘画表现语言不同，但是它们遵循的形象思维之原理相通。他之所以敏感于水墨画艺术，为传统中国画的语言魅力所吸引，是出自于过人的艺术天赋。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从古代经典与当代名家的创作中获得许多启发，他虚心地学习，从技巧到观念。可贵的是他不拘泥于追随某家某派，不为传统的或当今流行的表现模式所束缚，而是取他认为能服务于自己探索方向的元素，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他崭露头角时，他的这一立场就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当时画坛前卫思潮烽烟四起，大有黑云压城之势。而一些固守传统文人画法则的艺术家，又持“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态度消极对待。中国画往何处去，不少人一时茫然。这时，陈平、赵卫、陈向迅、卢禹舜等人的艺术探索亮相，予人感觉耳目一新，业界反应热烈。我想，当时的赵卫对自己的艺术追求并不那么自觉，他似乎凭着直觉选择了自己表达思想和感情的方式。

直觉，对艺术家来说太重要了，有无这种可贵的直觉，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具有艺术天赋的重要标尺。也正在这时，赵卫开始认真思考自己艺术创作的走向。他除了继续钻研元明清山水大师们的画理画法外，还向张仃先生讨教，研究焦墨艺术的特性；他关注姜宝林在传统与革新之间的探索，思考水墨现代转型的多种可能；他从龙瑞提倡山

水画摆脱写生束缚、取“游于艺”的审美趋向、回归黄宾虹笔墨的艺术主张中，获得启发，增长了他对笔墨的认识，加深了对文人画意旨的兴趣。聪明的赵卫在赞赏张仃执着于焦墨艺术热情和精神的同时，却有自己独特的体会。他说：“我喜爱焦墨线条的阳刚之气，也尊重焦墨皴擦的阴柔之美……焦墨和水墨的结合是我长期以来不断探索的课题。焦墨老辣苍茫，水墨含蓄润泽。一个为骨，一个为肉。”读赵卫的焦墨山水，将其与张仃的作品加以比较，便可看出他在学习别人时，决不依样画葫芦，而是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努力构建自己独特的艺术面貌。同样，很难说赵卫从姜宝林那里学到了某种具体的技巧或技法，他说在姜宝林富有探索精神的作品中能找寻到他自己，认为这对他“一生受用”。当以龙瑞为代表的“回归黄宾虹笔墨”热潮在画界蔓延时，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不无忧虑。就在此时，我偶然读到赵卫的一篇谈论这个问题的短文，大意说这是一个有益的艺术探索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目标。说实话，他的这种认识对我也颇有启发，促使我更冷静、理性地看待中国画界思潮起伏的内在原因。事实证明，一度兴起的黄宾虹笔墨热，尽管它带有自身的片面性，但也是中国画重振传统精神的必经之路。

从赵卫的创作看，他一直注意摆好师造化、师古人和师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在焦墨麻点、水墨点赭、写意重彩和水墨白描中徜徉，不随风，不跟浪，忠实于自己对自然的真切感受，寄托自己对自然、对人生的深情，由此形成他丰润质朴、严谨自由、品格清纯的画风。

赵卫的艺术创造还在前进的过程之中，凭着他具有的敏锐直觉和理性思考精神，还有他的勤奋和悟性，在我们面前正在出现一个形象更丰满、更有思想深度的艺术家赵卫！



# 读赵卫的山水画

文 / 薛永年

“北国风光天骨张，故将灵秀写雄苍。点簇惊雷飞密雨，皴织涩韵罩浑茫。  
华原大象平中奇，摩诘幽诗味外长。难得有成知变异，更画吴歌绿映黄。”

在北方的年轻画家当中，聪明灵秀的云南人赵卫是近年来名噪南北的佼佼者之一。几年以前，他便推出一种引人瞩目的风格：气势开张，情韵散朗，景象多北方山村，构图常大开大合，笔墨更以繁、麻、涩为特色。这种山水画一经问世，就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或称道其张力、或赞扬其麻点、或表彰其焦墨。我虽然一则忙于他务，二则尚未与赵卫相识，故当时未曾置喙。不过，他那面目一新的作品依然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之所以感兴趣，首先是因为赵卫的善于继承与勇于突破，在中国山水画领域中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中国山水画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早已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以研究中西美术相互影响见长的著名美术史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即著有《山川悠远》一书（*Symbols of Eternity*），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山水画的特色与魅力。这也不奇怪，中国山水画历史悠久，遗产丰厚，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适应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与审美习惯，形成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有传统，不深入研究，又安知其妙？

然而，正因为历史悠久，经过一代代的创造和积累，它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了，早已形成了一整套独具表现力的艺术语言。适于发挥中国画材料工具性能的各种各样的风格形式几乎全被前人探索过了，能够体现各种意蕴的景象构成与笔墨组合也差不多全被前人运用过了，在如此丰厚的遗产面前，不下功夫步入其门便难窥其奥，一旦循旧径登堂入室又很难在意境和笔墨上挣脱出来。因此，要想在中国山水画上出新，除去描绘前人没有表现过的题材以外，在艺术语言上进行开拓并使之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便成了大家共同探索的重要课题。可喜的是，赵卫英才早发地取得了成效。他像同辈的优秀画家一样，善于极有尺度分寸地对待因（继承）与革（变革）的相辅又相成的关系，能够出入于传统之中，又立身于前人之外，“借古以开今”，化洋而为中，创造出一种在艺术语言上，“不远于前人轨辙”又颇具现代意味的个性鲜明的风格，不但与前人拉开了距离，也与同辈人拉开了距离，更与西洋风景画拉开了距离。

自1986年以来，赵卫尝试过多种风格。在黄绿风格出现之前，主要有以《安塞人家》等为代表的焦墨写生风格、以《水墨写生》等为代表的水墨写生风格和以《秋雨初歇》《混沌山水》等为代

表的麻点风格。其中，麻点风格集中体现了赵卫矫然不群的艺术创造性。我每次观赏具麻点风格的作品，总觉得仿佛是在用高倍放大镜玩赏一件古代优秀作品的局部，或者说，他的作品像是某件古代佳作局部的放大。最近，赵卫同我说，正是古画的局部启发了他以“小中见大”的办法，“具古以化”而“借古开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完整地临摹古代名作，虽可全面领略古人的用心与技法，也可学到古人的艺术语言，但往往不易成为“透网麟”。理性地审视研究古代名作的局部，经意地、有分析地去摹习其笔墨语言，便不会“只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赵卫正是这样做的，所以他在山水画的创新上走出了纯化并强化艺术语言的路子。

赵卫艺术的一大特点是强化笔墨，造成繁弦急管般的点和线的交响诗。仅就笔墨而言，他的画中不无王蒙、石谿、程邃、石涛、黄宾虹的笔墨因子，但这仅仅是因子，因为这一切已被赵卫强化了。强化古人的笔墨表现，可能受到了开创焦墨山水的张仃的影响。实际上赵卫确实曾经从学于张仃，不过，赵卫对笔墨的强化，并非在“五墨”中只取焦墨，也不是以勾皴和干擦为主要手段。他似乎十分注意夸张与对比，并且从纯化笔墨语言入手。传统中国画的笔墨形态，向来分为点染皴擦，其中的点与皴形态鲜明，染与擦的行迹含混，多数的使用者往往以勾皴定形体，以擦染别阴阳，因而表现在作品中，总是皴多于点，擦与染在整幅画中的比重多于皴点。赵卫则把使人感觉不强烈又不易形成激越节奏的擦和染，降低到最次要的位置，极情尽致地发挥大面积成组皴点的妙用，形成了以密点短皴为特点的特异风貌。为了强化笔墨的节奏，赵卫常常以淡墨作皴，以焦点作点，又一改古人皴法的曲线为多，十分强调纵横短线的对比交错。大面积擦染的放弃、中锋皴点的交织，很自然地使其笔墨组合产生了麻与涩的特异效果。这一纯化与强化传统笔墨的匠心，虽然在笔墨上渊源有自，但因经过了选汰与重新组合，所以，首先在视觉效果上先声夺人，给人以新异逼人的强烈印象，增加了作品的份量、张力与节奏感。

简化景象与布局繁密是赵卫艺术的另一特点。赵卫的山水画多取境于北方山野的平凡景色，不画群山万壑、重峦叠嶂，不作北宋式的全境山水，也不学南宋式的边角之景，他反复描绘的只是经过高度剪裁又不失于纤弱的一片蓬勃生意。基座植被丰茂的黄土坡或一片茁壮茂盛的高粱地，往往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位置。在位置不多的空白处，则常常画有隐约于青纱帐里或灌木丛中的几件石板房、几扇窑洞的门窗，还有晾晒的玉米。活跃的家鸟、徜徉的山羊、悠游的鸭子、荷锄的村民，

偶尔亦有拖拉机的轰鸣。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视觉形象还是大片大片的植被与庄稼，这便造成了取景的单纯与简明。就其取景的单纯而言，有点类似元代的倪云林，但不仅毫无倪氏萧条冷落之感，而且充满了“木欣欣以向荣”的生机。究其原因，固然离不开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描写，但尤得力于点线布局的繁密。《秋雨初歇》《混沌山庄》《唢呐声声》《秋梁正红》《安塞印象》《山村夜暝》等都是这类景简而笔繁的突出代表。从中可以看出，赵卫注意了两点：第一是把描绘对象尽可能地简化、纯化；第二是在不甚繁复的景象中，把用繁点密线进行大面积的铺陈与少量留白结合起来。这就与绝大部分既要囊括近中远景又大面积留白的古代山水画判然异趣了。

存其“大象”且使之与个性化的笔墨构成互相生发，也是赵卫山水画的一个成功之处。在赵卫的山水画中，有两种艺术形象，均可称之为“大象”。一种是描写具体物象的形象，如别具一格的石板房、山羊等等，对于后者赵卫善于抓住和突出特点和动势，径直以墨笔作剪影，不作繁琐刻画，这似乎借鉴了民间剪纸与原始岩画的手法。对于前者，他则旁参吴冠中的方法，以墨块作屋顶，用极流动的细线画房身。另一种是表现山川草木的大印象。它可能是被浓密灌木丛覆盖着的山坡，如《秋雨初歇》；可能是长势葳蕤的一片庄稼，如《陕南纪事》；也可能是掩映房舍的树林，如《疏雨》。为了描写出“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总体印象以及特定的氛围（如雨后、斜阳、月光），赵卫充分发挥了自家笔墨语言的作用，他一般均分别皴点，各尽其用。较淡墨色的皴法用以交代大致的形体结构，其上则遍布浓密而又有组织的焦墨点子，于是皴与点相之生发，笔墨与大象互相生发，形成了一种似乎清晰又比较含浑、朦胧混沌而“其中有象”的境界，避免了笔墨过于胶着于具体物象而在整体上失之于刻板刻画弊病。在中国绘画史上，比较自觉地追求笔墨与境象的互相生发，一般认为始于元人，赵卫学习过的王蒙，便是其中一个突出代表。然而，王蒙的密笔细皴在赵卫手中变为密点短皴。若是进一步追溯以毛涩繁密的点线描写景物气氛的渊源，我们立即会想到的有《夏山图》传世的董源。宋代沈括指出董源的画法“近视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我不知道赵卫有没有研究过董源的艺术，但他可能在把握北方山水雄厚朴茂的前提下，致力于笔墨点线对景象气氛的生发，也说明他所继承的传统并未受地域性的局限。

赵卫艺术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在近乎平面的效果中讲求构成意识，追求特殊的层次肌理感。山水画本来就要在平面上表现空间和立体，所以，古人讲求“咫尺千里”“咫尺重深”“折高折远”

“穿插掩映”“石分三面”与“树有四枝”。明晚期以来，尽管画家仍然要求局部形象的一定立体感，但相当一部分笔墨派的山水出现了书法风格化的倾向，因而，就每张作品的整体而论已比较平面化了。这种变异在赵卫研习过的石涛与程邃的作品中看得比较分明。但是，他们还只是讲求书法的抒写意识，而不可能具有布局落墨前的平面构成意识。赵卫则把西方现代的平面构成意识融入讲究笔墨组织的中国山水画中。分析赵卫的作品可以看到，布局的开合起伏与点线组织，固然也表达北方山水在不同季候、时令下给予他的感受，但似乎每作一画之前，都先有一种大面积黑白灰关系的总体设计，点线的组织与分工是服从于黑白关系的。他尤其注意大色块的对比与轮廓线的完整，总是极意舍弃参差不齐与迂回曲折的物象边线，给人以单纯明了的观感，造成开门见山、逼人眉宇的气势。当然，如果仅仅关注极大的块面对比与线条分别，不在笔墨上下功夫，那就难免单调、变鲜明为平板。赵卫的高明之处在于充分发挥了点线交织的丰富变化，因而形成了成片皴点中的层次感与空间感。他不但以传统的“攒三聚五”法积点成团，追求密中之疏，而且从黄宾虹立体化地组织线条的手法中悟出缠线成团之妙用。于是，他通过点线成组的浓淡交错与叠压，造成了大面积点线组织中的斑斑驳驳的肌理感与前后错落虚实相生的层次感。这样就把“远观以取其势”和“近看以取其质”统一起来，做到了平中见奇、密而不塞、暗而闪光、茂密幽深。特别是那斑驳陆离的麻点，既可表现光的浮动、气的流行，又不靠任何手段地推出了“变故则今”的肌理感，扩展了中国画笔墨的表现力。

赵卫这一代年少成名的画家，大多在少年时代经历了10年风雨，青年时代处于风雨消歇、拨云见日之年，紧接着便置身于中西文化碰撞与美术界的论争之中。急剧变化的环境、是非曲直的再估价，闻所未闻的东西充斥耳目，五花八门的观念杂处并陈，这种客观时势使这一代的有志之士成了思考的一代。对于中国山水的去古就新，他们有些人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其中的明敏俊才，对于中国古代传统和西方现代艺术都立足于分析，不是囫圇吞枣地模仿照搬，也不一概盲目拒斥，而是进行结构式的研究，有所择取、有所舍弃、有所吸收、更有所改造，而后再加以综合。除去入门之初的启蒙阶段，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往往是先深思而后试行，如赵卫所说：“如果和石涛那些人相比，我们接收的理性东西多，是先有理论认识，先预想出结果再去实验的，而石涛可能是先有结果而后才去进行理论总结的。”当然也应看到，并非沿着这条路子去创作的画家全都获得了成功。赵卫之

所以能取得成绩，依我看来有三条最根本的经验，其一就是虽然在笔墨形式艺术语言上致力尤多，但一直坚持写生，常年去北京西郊、河北山区、太行山脉、燕山山脉的蜿蜒之处观察体验，也曾赴陕北等地对景作画。清代笪重光通观中国画史之后，总结出一句千古名言，他说：“从来笔墨之探奇必系山川之写照。”我不知道赵卫是否读过《画筌》，但他正是按照这一真知灼见身体力行的，因此他的艺术文不伤质，以特殊的形态发扬了写实的精神。其二是他那“小中见大”的取境方法与表现方法，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不是孤立地看事物，而是从空间中整体上把握物象，把被称为“无物之象”的“恍惚”（或称大象）与“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的具体物象联系起来看待，既于“芥子中见大千”，又注意了从“无”到“有”的生成变化之视觉表现。其三是他具有严肃的治学态度，尽管有人把他的艺术与玩艺术的某些“新文人画”并列齐观，但赵卫对艺术是诚敬的，肯下苦功夫的，他曾因为不是科班出身而时有压力，总认为为了画得更好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因而他成名之后仍不断进取。

几年前，已在麻点风格上自成一家的赵卫，为了创新艺术面貌，克服他认为的单调，并且在山水画中融入民歌的诗情，近年来他又推出了黄绿风格的新面目。其中又分为几种：一种色墨浓郁，以团块状的大小坡石堆积而成，赭黄、青绿相间并与水墨溶渗，情调古厚沉郁；第二种接近传统的青绿山水，仍带有密点短皴的痕迹，但笔致轻松，色墨淡泊，用黄较多；第三种略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泼墨山水，用线变长，用水增多，而且大片地染以黄绿色，可能参酌吸收了民间染色剪纸的效果。不过他不使用过于尖新的品色，在用色上还是和谐的。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后两种黄绿风格的作品中，他都企图凭借民歌中的情歌，创造出一种轻松而抒情的气氛，而且分明想从零开始，力避与麻点风格的作品相似，勇敢地放弃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画法而另辟蹊径。也许，由于我看惯了麻点风格的山水；也许，他的上述新风格还在探索中，所以很难说已经成熟。这种新的尝试是得是失，有待于进一步的实验和完善。然而，他不愿囿于既有成绩上，为不断更新面貌而努力，在商品化大潮冲击下的今天，我觉得倒是难能可贵的。



和张竹先生在一起 2005年

## 赵卫——其人其画

文 / 张仃

近几年中国画研究院画家赵卫的山水作品，给我印象很深。他的画，不是名山大川，也不是旅游胜地，多是北方普通山村小景，这些小景又不是什么深山古寺，小桥流水，而是极普通的一道山梁，一片庄稼，或几户人家，几头牛羊。他画的非但不是公认的风景点，往往只是不被注意的、为画家和摄影家所忽视的平凡景物。但为什么这些画面又能成为感人的作品呢？我认为首先是“画品”高。高在哪里？高在景物平常而意境清新。人们忽略的身边景物被作者发现了，并以朴素而稚拙的语言表达出来，有说服力而动人，满足了人们高层次的审美要求，做到了“画中有诗”。从艺术效果上看，一幅小品中，布满斜线，几片待收的麦田，斜风细雨，繁而不乱，有“象”外之意。山坡下两间旧窑，门上还留有剥落的暗红色春联，在层层密密的焦墨墨点中，几乎不易辨认，画面满而不塞，黑而透明，像陕北腰鼓，紧张、强烈、有力度。有时在画面空白处题几句民歌，自然而调和，一扫传统文人画的“雅”病，一股山野清风扑面而来。

论“画品”仍须论人品，一个画家即便有一定的基本功和表现能力，而无较高的文化修养，又急功近利，故弄玄虚，东施效颦，其画品是绝对不会高的。赵卫重视修养，热爱读书，坚持深入生活，注意汲取民间和现代文化的营养。“长期修养，偶然得之”，他虽然仍属年青画家，却达到了颇高的层次，决不是一日之功。古人说：“人品不高，用墨无法”，赵卫的艺术实践，从正面证明了这一论断。近年很多画家抗拒不了“不正之风”的侵袭，弄得东倒西歪，粗劣作品、冒牌赝品泛滥成灾。在这种形势下，仍有不少有民族感情，有时代精神，有使命感的画家认真对待艺术，经过不断探索，出现不少艺术上新而素质高的作品。我以为，赵卫是脱颖而出的一位。



在八大处绘制北京地铁西直门站壁画（1984年）左起：赵卫、姜宝林、龙瑞、张仃、王镛、赵准旺、陈平。